

孽海俠魂

上

蕭逸梁羽生作序
怪才張寶瑞新作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孽海侠魂

上

张宝瑞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清朝末年，内乱叠起，外患不穷，清皇室被迫西遁。江湖各派心怀异志，纷纷出动，明争暗斗，刀枪相向。大盗黑旋风屡劫皇驾，毙命“沉香楼”。太谷英雄会杀机四伏，奇女子于莺晓舍生救众侠。义女向昀为救父命，假扮太后，反遭恶僧劫霸，侠士尹福独闯龙潭，大闹少林。西域女色相勾魂，内藏杀机。一时间，在皇室西遁和东归的途中，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马嘶人啸、险象丛生。

“文坛怪才”张宝瑞的武侠小说倍受梁羽生、萧逸推崇，并欣然分别为之作序。

张宝瑞简介

张宝瑞是我国当代大陆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将武术、史实、言情、京味融为一体，革新了旧式武侠小说，在武侠小说史中以“写实派”著称。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称他的作品是“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金庸称他“可钦可畏”。萧逸称他的著作“读后不忍释卷”。

张宝瑞 1952 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武侠小说学会理事、新华社高级记者。早在“文革”期间就创作出《梅花党》、《落花梦》等著作，八十年代初期始发武侠小说，已发表《八卦鸳鸯魂》、《醉鬼张三》、《太极奇侠传》、《西遁风云录》、《孽海侠魂》等 9 部长篇小说，并有武侠小说系列《京都武林长卷》（共 8 卷）

发表，文集年代横跨宋、元、明、清、民国千余年，塑造了董海川、杨露禅、郭云深、张策、尹福、“醉鬼”张三、大刀王五、燕子李三等众多武术名家的形象，堪称中国武术史形象生动的浓缩画卷。梁羽生、刘绍棠、萧逸为之作序。



序一

六 W 与三结合

——张宝瑞《京都武林长卷》序

梁羽生

文章贵有个人风格,对长篇小说而言,更加如此。无风格不能成家——虽然成家的条件不止一种,但风格却是属于基本的因素。

张宝瑞的武侠小说是有他的个人风格的。我和张宝瑞不相识,只知他是记者“出身”。作家的风格往往受本身经历的影响。张宝瑞的风格似乎也足源于他的职业。

西方新闻学有六 W 之说,把一篇新闻报道必须具备的因素概括为 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Why(何故)、How(如何)。此说虽来自西方,但中西一理,缺少六 W 这一,就不能成为一篇完整的新闻报道了。

张宝瑞的武侠小说具有纪实文学的性质,在大陆亦早有定

评。以他的两部代表作《醉鬼张三爷》和《八卦鸳鸯魂》为例,前者写三皇功创始人张长楨的一生,后者写八卦掌开山祖董海川的事迹。书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纪实文学脱胎于新闻报道,其必须具备六 W,是无须说的。

除了真人实事之外,张宝瑞还有严格的时空观念。例如《醉鬼张三爷》十三、十四两回,写了张三在某年春节期间的活动:闹花会,看艺人的杂耍;逛厂甸,听小贩的吆喝;游鸟市,赏珍禽的奇姿;进戏园,观名伶(李小楼)的演出……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北京民俗画卷。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描绘,是决不能移用于别的地方,别的年代的。

最后两个 W(Why, How)属于叙事的范围。任何小说离不开叙事,因此只有技巧高下问题,并无需不需要问题。技巧问题,在有限的篇幅中是难作评述的。

是否必须具有六 W,要看作品的性质。例如历史小说必须有,科幻小说就无需了。武侠小说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只是“成人的童话”,因此是要六 W 具备,还是只要其中的一部分,那就全看作者的取向了。许多武侠小说说不清楚故事发生于何地何时,但自有其文学价值,正如“成人的童话”一样。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六 W 的作品,因为出于高手的成人童话固然有其文学价值,但若是粗制滥造的作品则难免令人有云山雾罩之感了。

二

有了个人的风格,还得有坚实的内容,否则就不耐看了。有如千娇百媚的美人,其魅力也终如彩云之易散。

张宝瑞的小说是够得上用坚实二字来形容的，尤其在“武”之方面。他写的是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用简单的算式表示，即：武 + 侠 + 小说。必须三者结合，才能名实相符。

并非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有武有侠的，早就有人指出一个现象：“许多武侠小说都是有武有侠，甚至武也没有，有的只是神，神怪的神。”

张宝瑞的小说，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关武术的描写，大陆作家林斤澜这样说过：“现在的文坛有两怪，一是张宝瑞，专写武术；一是柯云路，善写气功。”《八卦鸳鸯魂》第十五回张宝瑞写董海川与铁佛法师谈论武术，对各门各派的拳脚功夫如数家珍，张宝瑞的武术知识之广博，于此可见一斑。

张宝瑞的小说有侠，无须待我来说。他那两部代表作的主角——张长桢和董海川。本来就是有许多行侠仗义事迹在民间流传的真实人物。

张宝瑞的武侠小说有纪实文学的性质，但并不等同侠士的传记。他还是用小说的手法写的，有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虚构情节，也有为了突出主角形象而安排的次要人物，当然，也有人物的刻画和气氛的描写。

三

对于武侠小说的三结合，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在认同者中也还有枝节的差异，何况还有不认同的呢。这里无法作深入的讨论，只能略抒己见。

首先，在三结合中，哪一样是最重要的？当然应是小说。不

能写成传记,更不能写成论文(有人指出,我有几部小说犯了说理过多的毛病。这确是我应作自我检讨的)。这一点似无异议,问题只在于小说写法的讨论了。例如小说总有叙事(武侠小说更加是以讲故事为主的),那么用什么人的眼睛来作见事之眼呢?用作者的眼睛还是用书中人物的眼睛?我比较倾向于用人物之眼。对三结合,我个的排列式是:小说、侠、武。

武侠小说必须有武,这一点似乎也无异议。不过,是虚写的好还是实写的好,就有不同的意见了。我觉得这这也是一个取向问题。扬长避短,是任何作者都会选择的道路。例如我,因为不懂技击,也不懂气功,就只能虚写了。但我总觉得欠缺这方面的知识是一大憾事。

最大的分歧在“侠”这一方面。有人认为“侠”的观念早已过时,不合潮流。武侠小说若受侠的观念所束缚。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对于“潮流”,我不会视而不见。今年四月间,我在北京写的一首小诗,开头两句就是:“上帝死了,侠士死了!”

“侠气渐消”这一社会现象,恐怕亦非自今日始。一百五十年前,龚自珍就发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舟中读陶诗三首之一。那年是1839年)的感慨。还有别人(清末文人吴伯揆)集龚诗的对联:“侠骨岂沉沦,耻与蛟龙竞升斗;人事龌龊,莫抛心力资才名!”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武侠小说必须有侠,否则干脆取消那个“侠”字,叫做武打小说或别的什么小说了,何必挂羊头而卖狗肉。至于有侠就会损伤艺术性,我也不能同意。写得不好,那只是手法高下的问题。

更何况,如果连纸上的侠士都已消失的话,我们将如何面对

那“叹屠龙人杳，屠虎人无，屠狗人遥”的百年孤寂。

好在侠士并未死亡，我是无须过分悲观的，而武侠小说，有武有侠的小说，也仍是千年老树，尚发新枝。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澳大利亚悉尼

序二

新时期的武侠小说大的笔

——张宝瑞《京都武林长卷》序

刘绍棠

宝瑞念大学时就跟我建立了文学之交。念完大学当记者，记者工作之外致力武侠小说创作，也都跟我常通声息。因而，我为他的武侠小说系列写序义不容辞。

得过诺贝尔奖金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称武侠小说是“大人的童话”，真是一语中的之高见。

成年人经多见广，饱尝酸甜苦辣，阅尽人间悲欢离合和世态炎凉，对于写给孩子看的童话故事，例如狼外婆、蓝精灵、小白兔……不会信以为真。不相信便难以为之感动。然而，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所以，戏才有人听，电影有人看，电视剧抓主儿，武侠小说畅销。剑侠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如李白在《侠客行》一诗中所描写：“赵客缟胡纈，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竿城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

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率经。”成年人明知其不可能，却宁愿信其有，从这些“大人的童话”中得到“童心”的满足。我就知道，中国和外国有不少“大人物”嗜好和酷爱武侠小说，甚至如醉如痴，神魂颠倒。

武侠小说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使繁忙劳累的成年人得到逍遣和休息；武侠小说那传奇色彩的艺术力，使成年人那萎缩的想象力得到萌动和引发。

武侠小说是小说创作的一大品种，我反对歧视武侠小说，也呼唤革新武侠小说。要想繁荣和发展当代武侠小说，必须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涌现众多高水平的作家和高质量的作品。因而，我给不少武侠小说作家以力所能及的臂助，为他们的作品写序或进行评介。

题材和技法的陈旧，是当前武侠小说的致命伤，应将时代精神、现实题材和推陈出新的艺术手法，引进和注入武侠小说创作。我写的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便是将坐而论道变为实际行动。我采用时空交叉的手法，将精神、现实题材和推陈出新的艺术手法，引进和注入武侠小说创作。我写的长篇小说《警柳亭说书》，便是将坐而论道变为实际行动。我采用时空交叉的手法，将 8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故事穿插展开和有机合成，并且将京剧武生大师李小楼的“武戏文唱”的表演艺术，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运用。

诸子百家，侠家的理论最没有学问。儒家骂他们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很有道理。专诸、荆轲、聂政……的“士为知己者死”，对于当时那些朝秦暮楚、纵横捭阖、毫无道德节操可言的政客，是个鲜明的对照，故被历代文人树立为“英雄形象”。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名作《棠棣之花》，古为今用曾产生重大的政治

效果。

侠家的狭隘、守旧、轻生、冤打仇杀的流氓性质，越来越违背进步的时代精神，不足为训。于是，侠家自觉不自觉地向“独尊一统”的儒家靠拢。侠家的“士为知己者死”，与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相结合，产生了侠义。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不应该便是不宜，不宜便是不义。侠家的品位大大提高。

宝瑞的武侠小说，正是“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繁荣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丰硕成果。他是个有一定之规的人，勤劳刻苦的人，找对了方向，找准了感觉，全神贯注，一心不二，开采广，开掘深，必能在文坛上找到正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四十岁的张宝瑞，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武侠小说大手笔！

一九九三年八月·北京烟笼斋

序三

“今日长缨在手”

——张宝瑞《京都武林长卷》序

萧 逸

改革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蓦然搔首，人间换了春红。万紫千红取代了昔日的黯淡穹苍，如今的中国，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了。

任何情况下，文艺永远是一支尖兵，应该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在传统的文学境界里，武侠小说一直就举足轻重地占着重要地位，实为广大读者群众所喜爱阅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喜爱它，当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这里且不去谈它。其实任何类型的小说都是一样的——“好的就是文学，坏的便为糟糠”，这是一条铁的定律。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独独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审视武侠小说了。

“武侠”二字，应该有个正确的定义诠释。“武”——尚武的精神，“侠”——伟大的同情。一部好的武侠小说，是应该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尽情创作与发挥，舍此之外，便不足为取了。

张宝瑞先生隔海电传书函，嘱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京都武

林长卷》写几句话，并快邮寄来了他的大作数种。据知这《长卷》将包括他的所有武侠小说系列。时间仓促，我只得快目浏览一遍，却已不忍释卷，趣味盎然。大体而言，他的小说情真意实，质朴无华。书中人物、门派、掌故之交待，多为确有其人，果有其门，真有其事。读来倍感亲切。易古而今，真仿佛四邻周遭发生之事，不失为武侠小说别开生面之作。这样为保留中华武学文化菁英的执着热情，诚是不易而难能可贵。

卅余年的长期专业写作，使我体验和认知到这一类型小说创新之不易。时代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小说文艺既为时代之尖兵，便非得越超前进不可。“武侠小说”这一条未来的创作之路，便非得超越前进不可。“武侠小说”这一条未来的创作之路，还长得很。“今日长缨在手”，焉容你稍事消闲！百尺竿头，更上层楼，拭目张君作如是观。书不尽言，是为之序。

一九九三年秋·美国洛杉矶

目 录

第 一 回	举世震惊古都遭劫	抬首悲怆慈禧西逃	(1)
第 二 回	光绪帝难忘珍妃井	二护卫初识臂圣功	(7)
第 三 回	村姑倾吐世态炎凉	刺客何时移花接木	(14)
第 四 回	泥泞路贵妃忍秽语	骆驼行太后险中毒	(21)
第 五 回	梦珍妃闯入醒世堂	赞飞镖引出通臂圣	(29)
第 六 回	解尴尬妃嫔巧对联	驱愁闷宫女说官房	(37)
第 七 回	追狂女尹爷入陷井	遇大盗光绪进地府	(44)
第 八 回	观音瓶显威煞旋风	神偷手背信因教头	(51)
第 九 回	螃蟹马陈辞挽青天	鼻子李猜谜引杀手	(58)
第 十 回	草人代皇格略有功	开水入腹隐侠无恙	(67)
第 十 一 回	李瑞东玩味叫卖声	岑春煊巧吟清宫词	(74)
第 十 二 回	话形意争说姬际可	论太极共议杨露禅	(82)
第 十 三 回	谈古论今各抒武圣	搜山览水笑猜雅号	(89)
第 十 四 回	赞巾帼责罚千缸酒	言判笔说破真面目	(97)
第 十 五 回	吴永有福祸从天降	尹福无防防不胜防	(104)
第 十 六 回	怀来县逢疯癫飞贼	榆林堡遇真假吴永	(113)
第 十 七 回	搜肠刮肚难辨真假	指桑骂槐淋漓古今	(120)
第 十 八 回	人与狼斗气功显威	功同法论各振其辞	(128)
第 十 九 回	穴里生穴绣鞋尚存	假中有假皇室迭出	(135)
第 二 十 回	睹惨景两义士嗟叹	沉旧梦光绪帝惆怅	(142)

第二十一回	惊皇鸾幸遇单刀李	闻嘈杂疑惑双乞丐	(149)
第二十二回	盘踞水游双侠赠谜	落魄怀来吴永送裳	(156)
第二十三回	王军机危急携印信	黑旋风冒险挟皇后	(164)
第二十四回	雁门关赏景多奇辞	点将台赋愁少弱皇	(171)
第二十五回	尹寿朋神游悬空寺	翠衣女引津桃花洞	(178)
第二十六回	果老岭夜探撞果老	桃花洞中计交桃花	(185)
第二十七回	救天子尹教头伪言	慕英雄于莺晓痴情	(192)
第二十八回	恒山恶揭晓恒山谜	黄金箱谁解黄金心	(199)
第二十九回	道士探宝绝处逢生	老巫纵欲死有余辜	(205)
第三十回	套中套难辨多变女	强中强更有强中手	(212)
第三十一回	道真谛误杀癫狂僧	说委曲奋追黛娜女	(219)
第三十二回	慷慨辞正义劝皇帝	动情语无意放女谍	(226)
第三十三回	原平镇秋千鹤毙命	忻州府西太后赏月	(234)
第三十四回	轮说笑话同凑雅趣	演练八卦独乘武兴	(241)
第三十五回	识飞镖始谈神腿杜	窃私语悲失眼镜程	(248)
第三十六回	瞎乞丐竹竿乱点门	神拳李白菜巧拜师	(255)
第三十七回	隔墙听英雄形意门	下座说风流杏花村	(262)
第三十八回	判官笔惊飞血滴子	狂奔骡引出螃蟹马	(269)
第三十九回	教堂叙旧新奇不穷	庭院探险吃语未绝	(276)
第四十回	蔑权贵宋世荣碎印	惩偷盗乔摘星断指	(283)
第四十一回	铁弩弯折断钻天鼠	罗汉钱巧送相思人	(290)
第四十二回	酒气浓论先皇武技	侠气重煞旋风威风	(297)
第四十三回	黑旋风丧生沉香楼	螃蟹马夜闯吉安堂	(304)
第四十四回	形意泰斗豪爽献技	将门遗族慷慨捐躯	(311)
第四十五回	满天星临终泄天机	铁锏子功成落惆怅	(318)

第一回 举世震惊古都遭劫 抬首悲怆慈禧西逃

源远流长的黄河之水在养育中华民族的华夏大地不知流了多少年。它经历了炎黄子孙的欢乐和幸福，也饱尝了屈辱和辛酸；它目睹了秦皇的骄横，汉武的豪迈，唐宗的大度，宋祖的劳顿，成吉思汗的狂妄，乾隆的文采，但是流到公元一九〇〇（庚子）年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日）的黎明。它却由哽咽而爆发嚎啕，日、德、奥、意、俄、法、英、美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

中国人的都城北京陷落了！

八国联军由天津出动的人数，远不及中国官兵、义和拳众和禁卫军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可惜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河西坞一场血战，中国将领李秉衡战死，中国军队军心涣散，节节败退……

北京城里，联军的残酷罪行写成东方有史以来最残酷、最野蛮的一页。帝俄军队最残忍，他们每抢劫一家，临走时必掳去年轻的女人，割掉老太婆的奶子。英国士兵酷爱中国女人的小脚，他们把女人强奸了以后，还要剥下她的小脚塞在行囊里；英国的军官喜欢中国字画，他们甚至把中国人家祖宗的容像都搬走了。奥地利军人杀人成性，杀男人是为了要脑壳后面拖着的一条发辮，杀女人是为了要剥下她身上的大红肚兜和脚上的一双绣花